

三彩风·专栏

【建微知著】



■ 孙建邦

50后,洛阳市文联副调研员、洛阳市作协副主席。从写杂文开始,渐向小说、纪实文学扩展。自诩为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研究者。

看过《西游记》原著或影视剧者,不少人会提这样的问题:孙悟空靠自己的武艺,能利利索索地打过谁?遇到妖魔就求神告佛,这算哪门子事儿?

《西游记》中有名的妖魔,包括孙悟空在内共有33拨儿。孙悟空是“天下驰第一妖”,与他交过手的妖魔有31拨儿,被他单独打败的只有7拨儿。老虎精寅将军捉到唐僧并杀掉其从长安带去的两个随从招待朋友时,孙悟空还被压在两界山下。之后,寅将军再没出现,

品评《西游记》(2)

孙悟空打得过谁

是唯一没与孙悟空交过手的妖魔。

被孙悟空单独战败的妖魔有:混世魔王、猪八戒、白骨夫人、金角和银角二大王、虎力、鹿力和羊力三大仙、七蜘蛛精、南山大王豹子精。在这7拨儿中,除了猪八戒和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有来头外,其他的社会关系都很简单,本领也不算高强。其余25拨儿妖魔,要么有过硬的功夫,要么有强硬的后台,或者兼而有之。这些妖魔都是孙悟空借力才斗败的。

居首的强硬派妖魔应该是狮王、象王、大鹏三者组成的集团。狮王是文殊菩萨的坐骑,象王是普贤菩萨的坐骑,大鹏是如来的舅父。三妖魔结义组团,直接目标就是吃唐僧肉。狮王是第二次出走作恶,第一次是奉文殊菩萨之命执行如来旨意到乌鸡国冒充国王。

属于道家体系、后台强硬的妖魔也有几拨儿,如黄袍怪原是二十八宿星员奎木狼。太上老君坐骑青牛下凡成独角兕大王,南极寿星坐骑白鹿怪也十分强悍。还有几拨儿妖魔如牛魔王等,虽没有后台但武艺高强。

孙悟空毕竟不是一般的泼猴,属于强硬派中最强硬的。他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,脑筋转得极快。

收服沙僧,使他认识到强大的妖魔都会有来头。黑熊怪被观音菩萨收服带走做守山大神,使他意识到强大的妖魔可能对某些有地位的人物有用处。接着发生的事,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。后来,孙悟空改变了战术,遇到妖魔先打一阵,看看虚实。如果“疑为凶星下凡”,他就东告神仙西求佛,利用人际关系,请主人出面收服。这样既显示了自己的忠勇与神通,又能落下人情,同时也以收妖之名走亲访友游玩,排遣了不少寂寞。

孙悟空的“看看虚实”,并不是耍滑头,更不是怕死。他总是施展全部本事,与之争勇斗狠。请神仙佛家协助时,遇到没有人说情的妖魔,他和猪八戒都把妖魔往死里打;有人说情,他就立即棒下留人,但总是借机拿妖魔的主子(包括如来)开涮。

面对妖魔,毫不示弱,使劲地打,取经路上的孙悟空一步步走向成熟。让妖魔服输,使主子暴露出丑,并加以挖苦奚落。孙悟空的勇敢和机智,使那些与他交手的妖魔一个个成为手下败将,使其装模作样的主子们难掩尴尬,自己的关系网同时扩大。这样的成果,比起计较单独打败过谁更划算、更有意义。

【信马由缰】



■ 马继远

70后,洛阳土生土长,现在深圳谋职,闲时鼓捣散文,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。

文明的等候

刚到深圳,过未设红绿灯的斑马线时,我还想如往常那样,谨小慎微地站在路边,等没车时见缝插针地快速走过,同时左看右看,以防汽车飞驰而来。这大概是比较常见和正规的“中国式过马路”。

可好几次,行驶的车辆都在斑马线前停住,有时还排成了队。我尚在疑惑之时,最前面一辆车的司机已在摆手示意我先通过。我当时心里那个吃惊啊,你可以想象!

后来我听说,在深圳过马路,讲究行人优先,车辆如果和行人抢道,被电子警察拍到的话,司机会受处罚。

车辆给行人让路,虽然以法律制裁为依托,并非完全出于司机的自觉,甚至也尚未成为城市里的常态,但仍使我心中有不小的震动。

人车争路,大概是所有城市的“都市病”。当原本用来为人们服务的汽车,无视行人最基本的人身安全,一次次狂飙过斑马线时,暴露的或许不只是司机良知的匮乏,还有一座城市文明的缺失。

再说一件小事。

有一天早上,我趁同事的车上班,途中看到有数十人在排队等公交车,有的默默站立,有的在低头玩手机,有的转身与后面的人聊天,每人前后保持一步多远的距离。队伍排到头了,就折个弯继续排,没有人插队挤着上车。

那会儿,金灿灿的阳光正好洒在他们的身上,等车的队列有一种安静祥和的美。我不由得感叹:“这些人还挺守规矩的!”同事也感叹:“看来住在这个小区和周边的人还是挺有素质的!”

排队,一个从我们上学起就开始被灌输的观念,在城市生活里并不少见,买车票、到银行办业务……都要“被迫”排队。可更多的时候,我们看到的是蜂拥、推搡。尤其挤公交车已成为人们本能的反应时,那一幕幕排队等候上车的景象,让我印象深刻。

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人们自觉排队上公交车。与另一位同事说起此事,她说她们小区外面的公交站也一直有排队上车的情景,报纸还为此进行过专门报道。看来即便在深圳,自觉排队上车也尚未成为普遍现象,但这文明稀缺品终究还是有了。

文明其实很简单——下雨天,经过积水路段时,司机减缓车速,或者干脆停下来等行人先走,以免激起水花溅湿路人;经过斑马线时,车辆稍稍等候一会儿,让路人先行;乘车时,人们不妨耐心排队等候……简单的减速、等候和排队,便会提升城市品位,让人心多一些温暖。

【凌秀生活】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,爱思考,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,一边阅读,偶尔作文养心,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在这个夏天,我突然想拥有一块手帕。涌起这个念头时,自己先笑了,那瞬间的感受,仿佛想起了很老很老的祖母。

纸巾,不是一直用得好好的嘛,怎么会突然想起用手帕?

在一个星光满天的夜晚,微风不兴。我疾走如飞,汗流浹背,然后很自然地想起了手帕——倘有一块棉布手帕该有多吸汗!

前些年,我曾有过一块白手帕,上面绣着熊猫翠竹,回家翻箱倒柜却不见。我又买了一块蕾丝

想念手帕

绣花的棉布手帕,这才心意满足,在昏暗的夜晚,摊在手上,如捧着一片月光。

一块手帕,使人怀恋旧时的朴素时光。

“不写情词不写诗,一方素帕寄心知。”那时候,人们还很单纯,重情谊、轻财物,老家人把定亲说成“换手巾”,男方女方送给对方一块手帕,一段姻缘即成,很简单。那时候河水很清,天空很蓝,青荷在河底摇,白云在天上飘。

那时候,小小的我有一方手帕,一会儿用它变小白兔,一会儿变小老鼠,一会儿把它别在白衬衫上,一会儿又变出一条蝴蝶头巾。

手帕的前世是棉花,纸巾的前世是树。棉花一季,树木百年。当我们抽取一张张纸巾时,绿色在减少。减少的绿色,与沙尘暴有关,与雾霾有关,与我们的呼吸和生命有关。

有人呼吁,为了绿色地球,让我们一起用手帕吧!

于是,我变成了自然主义的崇尚者。那是因为爱,爱生命,爱孩子。

孩子从假期开始就仰望天空,因为按学校要求,她要拍几张白云的照片,可她迄今还没有拍到。“哪天雨过天晴,肯定有白云!”她很

乐观地期盼着。可惜几场雨下过了,依然没有白云出现。

有这样一句话:“孩子,我把你生下来,而我给了你一个怎样的世界?”

我梦想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的世界:可以没有汽车,没有洋房,没有空调,却不可以没有森林,没有白云,没有清新的空气和清澈的小溪。年轻的你,头发上散发着皂角的香,你骑一辆单车,不紧不慢地穿过石桥,白云在你头上自由地飘。在你恋爱的年龄,爱情也像一块素帕似的质朴舒适,简单真诚。

怀着同样梦想的,不仅是我,我也常问起周围的朋友:“如果你的生活再清贫一些,但有干净空气,有放心的食物,你愿意吗?”

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是一致的:“愿意!”

是的,我们向往这样的世界,没有污染和战争,没有贪欲和急功近利。我们的生活可能会清贫一些,但那儿的人很纯朴,时光很慢,洁白的棉花一片片,一朵朵,欢欢喜喜地开着。没有人为了贪欲胡乱砍伐大树,大家宁愿没有纸巾,也都热爱棉花,用棉花做衣服、被子,做成一块块简简单单的手帕。